

方 遠



華東新華書店出版

遠 方

葛 達 爾 著
佩 秋 曹靖華 合譯



華東新華書店出版

遠

方



著	者	葛	達	爾
譯	者	佩	靖	秋
		曹		華
出	版	者	華	東
			新	華
			書	店

一九四九年二月出版 00001—10000

本文係根據文化生活出版社翻印

冬天寂寞得很。小小的車站。周圍都是森林。
冬天的時候下着雪，堆着雪——沒有地方去。

只有一件消遣的事——從山上滑雪。但是你總不能整天去山上滑着雪啊，滑一次，滑兩次，滑二十次，可是後來你總有討厭的時候，而且也有疲乏的時候。如果雪車自己會往山上滑，那就好了。不然的話，只會從山上往下滑，而上山的時候就爲難。

小站上的小朋友很少：有路警的兒子——王西迦，有司機的兒子——白季迦，有電報員的兒子——謝梨兒。其餘的小朋友都簡直小得很：一個三歲，一個四歲，這能算什麼同伴呢？

白季迦同王西迦相好起來了。謝梨兒是個壞貨，好打架。

他叫着白季迦道：

『到這裏來，白季迦。我給你看一看美國的變戲法。』

可是白季迦不去。他害怕。

『你在上一次也是說——變戲法，可是你照我脖子給了兩下。』

『啊，那是平常的變戲法，這却是美國的，不帶打。快來吧，你瞧，牠在我手裏跳呢。』

白季迦看見的確有個東西在謝梨兒手裏跳。怎麼能不去呢！

謝梨兒是個能手。他把橡皮帶纏到小棍上——他手掌上就有一個小玩藝在跳，像豬，也好像魚。

『很好的變戲法吧？』

『很好的。』

『現在給你弄一套更好看的。把臉轉過去。』

白季迦剛轉過身去，謝梨兒跟着就用膝蓋給了他一下，於是白季迦的頭一下子就杵在雪堆裏了。

可給你一個美國的變戲法吧……………

王西迦也常吃這虧的。但是，當王西迦同白季迦兩個在一塊玩的時候，謝梨兒就不動他們了。啊

哈！你只要動一下看，他們倆合起來就胆大了。

有一天王西迦的喉嚨病了，不讓他到街上去。母親上鄰居家裏去，父親到小站接快車去了。家裏很寂靜。

王西迦坐着想做個什麼有意思的玩意。或者作一個什麼變戲法？再不然也來一個什麼小把戲？他走着，從這屋角裏到那屋角裏來回的走着——沒有一點有意思的玩意。把椅子放到櫃子跟前，把櫃子門開開。看見上層放着紮着口的蜜瓶子，就用指頭搗了一下。

把瓶子打開，用湯匙挖一匙蜜，自然是很好了……………

但是他嘆了一口氣，就下來了，因為他早已知道這樣的把戲母親是不喜歡的。他坐在窗子跟前，就等着快車駛過去。

可惜的只是從來都趕不及看一看快車裏都作些什麼事。

嗚嗚的叫着，噴着火星。把牆都震動了。架上的食具都震得嘩嘩啦啦的亂響。明亮的燈火在閃耀着。人臉，飯桌裏白桌上放的鮮花，都好像鬼影似的隔窗一閃就沒有了。重掂掂的黃色的門的手柄彩

色的玻璃，都發着燦爛的金光。廚役的白帽，飛一般的閃了過去。你瞧，什麼也就沒有了。只隱隱約約的看見最後的一輛車尾的信號燈。

快車從來沒有一次停在他們這小站上。從來牠總是急遽的往遙遙的遠方——往西伯利亞飛駛着。

往西伯利亞飛駛着，從西伯利亞飛駛着。這快車的生活真是萬分不安靜的生活啊。

王西迦坐在窗子跟前，忽然看見白季迦在路上走，他的態度異常的莊重，腋下挾着一捲紙。莊重的在路上走。呵，真像一個技師或帶皮包的築路的匠人。

王西迦很驚訝起來。想隔着小窗子叫一下：『白季迦，你上那去呢？你那紙捲裏捲的什麼呢？』可是當他剛把小窗子打開的時候，他母親回來了，罵他爲什麼喉嚨痛還把頭伸到外邊去。

這時快車就喀喀喳喳的吼着飛駛過去了，後來坐下吃午飯，王西迦也就忘記了白季迦的奇怪的走路的模樣。

但是第二天看見白季迦又同昨天一樣在路上走，帶着用報紙包着的東西。他大模大樣的活像一個火車站上的值日員。

王西迦用拳頭敲着窗櫺，母親罵起來了。

白季迦從跟前過去，走掉了。

王西迦好奇起來了：白季迦怎麼着了呢？他從前有時整天或者趕着狗，或者指揮小朋友們，或者躲避着謝梨兒，可是現在大模大樣的走着，他的面孔也有點異常的驕傲。

於是王西迦輕輕的咳嗽了一下，用很沉靜的聲音說：

『媽媽，我的嗓子不痛了。』

『不痛了很好。』

『完全不痛了。連一點也不痛了，我馬上可以出去玩。』

『馬上可以了，可是今天坐在家裏吧，』母親回答着。『今天早上你嗓子還在發啞呢。』

『那是早上，現在已經是晚上了。』王西迦反駁着，打算着怎樣到街上去。

他不作聲的走着，喝了一點水，低聲的唱着歌。他唱的是從夏天來的青年人員們那裏聽來的歌，這歌的意思是說同人的部隊在榴彈的爆裂下，如何英勇的奮戰。他其實是不願意唱的，只因為想叫他母親聽了他的歌聲以後，相信他的喉嚨已經不痛，就可以讓他出去，所以唱起來了。

但是因為他母親在廚房裏忙着做事沒有留意他

，他就更高聲的唱着同人如何作了兇惡的將軍的俘虜和他如何的準備使他們受苦。

當這也無濟於事的時候，他就可着嗓子，唱着同人怎樣不怕給他這些活罪，開始挖着很深的墓坑。

他唱的不是要好聽，只是要能聲音高大，因為母親不作聲，王西迦就以爲她是愛這歌聲了，大概她馬上就叫他出去的。

可是當他要唱到最悲壯的時候，當唱到作完自己工作的人們親密的來揭穿那該死的將軍的罪惡的時候，母親就停止了收拾傢伙，由門裏伸出生氣的驚訝的面孔。

『這小鬼在叫什麼呢！』她嚷着。『我聽着，聽着……想着他或者是發瘋了吧？像迷了路的羊似的大叫着。』

王西迦見怪起來了，他不作聲了。他怪的不是因為母親拿他比做羊，而是他白白的費了這一番心血，反正今天是不許他到街上去了。

他把眉頭一皺，上到溫暖的爐臺去。把羊皮小襖放到頭下枕着，在栗貓的平勻的哼聲裏，沉思着自己的不幸的命運。

寂寞得很。學校沒有。童子軍沒有。快車也不

到站上停。冬天再是過不完了。寂寞得很。夏天快來也好了。夏天——有魚，有覆盆子，有蘑菇，有乾果。

王西迦想起了有一次夏天他釣了一條很大的鱸魚，使得一切人都驚奇了。

事情是近夜的時候了，他把魚放在堆東西的房間裏，想到第二天早晨再送給母親。可是在夜裏不長進的貓偷偷的鑽到堆東西的房間裏把魚吃了：留下的只有頭和尾巴。

王西迦想起了這件事，掃興的用拳照栗貓撞了一下，氣憤憤的說道：

『第二次再幹這樣的事就要你的頭的。』

栗貓嚇得跳了一下，氣的叫了一聲，就懶洋洋的從爐臺上跳下去了。王西迦躺着躺着也就睡去了。

第二天喉嚨好了就讓王西迦到街上去了。夜裏雪化了。屋簷上掛着很粗很尖的冰柱，飄着濕潤的和風。春天不遠了。

王西迦想跑去找白季迦。可是白季迦就迎面走來了。

『你到那去呢，白季迦？』王西迦問着。

『你爲什麼連一次也不到我那裏去呢，白季迦？從

前當你肚子疼的時候，我去看你，可是我喉嚨痛的時候，你就不來看我了。」

『我去過了，』白季迦回答着。『我走到門跟前的時候，就想起了不久以前我同你把你的水桶沉到井裏了。啊，我想現在王西迦的母親要開始罵我的。我站了一會，站了一會，就變了卦走開了。』

『你這傢伙！她早已罵够就忘了，我老頭前天才把桶從井裏撈起來。你將來一定上我家裏來……你那報紙裏包的是什麼玩藝呢？』

『這不是玩藝這是書。一本讀本。一本算術。我帶着書到伊凡家裏去，已經是第三天了。關於讀的話我會了，至於寫還不會，算也不會。他在教我的。你願意嗎？我現在給你出一道算題吧，唔，我同你釣魚。我釣了十條魚，你釣了三條魚。我們合起來釣了幾條呢？』

『我怎麼釣的這樣少呢！』王西迦見怪了。『你十條，我三條，你記得去年夏天我釣了一條多大的鱸魚？這樣的魚你釣不出來的。』

『這是學算學的，王西迦。』

『算學該怎樣呢？反正是少。我三條，你十條。我的釣竿上的浮子是真正的浮子，可是你的是一個木塞，而且你的釣竿還是彎的……』

• • •

『彎的？真會說！牠那裏是彎的？只彎了一點，而且我把牠弄直了。好吧，我釣了十條魚，你釣了七條。』

『爲什麼我的是七條呢？』

『爲什麼？唔，再多不上鉤了，就這些。』

『我的不上鉤，你的爲什麼上鉤。真是糊塗極了的算學。』

『算你的是，』白季迦嘆了一口氣，『唔，就讓我釣了十條，你也釣了十條。一共有多少？』

『大概很多吧。』王西迦想着回答道。

『「很多。」難道就這樣算嗎！一共二十條，這不是多少。我現在天天到伊凡家裏去，他也教我算術，也教我習字。不然，怎麼好呢！學校沒有，就等着做一個不識字的傻瓜嗎……』

王西迦見怪了。

『白季迦，從前當你上樹摘梨，跌下來把胳膊摔壞的時候，我那時從樹林裏給你打些新鮮的胡桃，弄了兩個鐵螺旋釘和一隻活刺蝟送到你家裏去。可是當我喉嚨痛的時候，你背着我很快的到伊凡家裏去讀書了。那麼，你將來成了有學問的人，可是我就這樣嗎？這還是同伴呢……』

白季迦覺得王西迦所說的關於胡桃和刺蝟都是

真的。他臉紅了。轉過身去就不作聲了。

他們就這樣不作聲的站了一會。都想着吵一陣子好走開的。只是那時的晚間是異常之好而且溫和。春天真是近了，小朋友們都在街上親親熱熱的在鬆軟的雪人旁邊跳着舞……

『來用雪車給小朋友們做火車吧，』白季迦出其不意的提議着。『我當火車頭，你當開車的，他們當坐車的。明天我們一塊去找伊凡，請他教我們，他是一個老好，他也教你的。好不好，王西迦？』

『那還有不好的！』

於是他們就不吵嘴了，反而更親熱起來。整晚上都在同小朋友們玩着，滑着雪。第二天早上，兩人一塊到老好人的家裏去了，到伊凡的家裏去了。

二

王西迦同白季迦上學去了。壞瓜謝梨兒從籬笆門後邊跳出來就叫着：

『喂，王西迦，來算一算吧。我先照你脖子打三下，之後又打五下，這一共有幾下？』

『白季迦。我們去揍他一下，』被欺負的王西

迦提議着。『你揍他一下，我揍他一下。咱倆一起會打過他的。每人打他一下，我們就走。』

『後來單個的捉住會揍我們的。』比較小心的白季迦回答道。

『可是我們將來不單個的出門，咱倆永遠在一塊裏。你也同我一塊，我也同你一塊。來吧，白季迦，每人揍他一下，咱們就走。』

『不要吧，』白季迦拒絕了。『不然，打架的時候會把書撕破的。夏天來了的時候，那時我們再揍他。使他不再來同我們開玩笑，使他不再從我們的魚簍裏把魚偷去。』

『反正會偷的。』王西迦吁了一口氣。

『不會的。我們把魚簍投到叫他無論如何都找不着的地方。』

『會找着的，』王西迦憂愁的反對着。『他滑頭呢，而且他的「四爪錨」也很滑頭，很利的。』

『滑頭有什麼。我們自己現在也滑頭了。你已經八歲，我也八歲了，那麼，我們倆一共幾歲了？』

『十六。』王西迦算着。

『這不是了。我們十六歲，可是他才九歲。那麼我們比他滑頭了。』

『爲什麼十六歲的比九歲的要滑頭些呢？』王

西迦奇怪起來。

『一定滑頭些。人年紀越大越滑頭。你拿巴梨兒來說吧，他四歲了，有什麼心算呢？你要什麼，一問就問出來了。可是你再拿屯子裏的大泥雷來看看。他五十歲了，能滑到叫你找不到比他再滑的了。派他二百普特的稅。可是他拿酒給農人們灌一頓，他們就醉醺醺的給他簽了一個什麼字。他帶着那張字到了區裏，就給減了一百五十普特。』

『可是人都不是這麼說的，』王西迦打斷了他的話。『人們都說他滑頭的不是因為他年紀大，而是因為他是富農。白季迦，你以為什麼是富農？為什麼一個人是人，另一個人却是富農呢？』

『有錢的就是富農。比方你是窮人，你就不是富農。可是大泥雷就是富農。』

『為什麼我是窮人呢？』王西迦奇怪起來。『我老子領八十七塊工錢的。我們有小豬，有羊，而且有四隻母雞呢。我們怎麼算窮人呢？我的老子是一個工人，不是墮落的葉必凡一流的要飯吃。』

『唔，就讓你不是窮人吧，你的老子是親自作工的。可是夏天在大泥雷的菜園裏給他作活的有四個姑娘，還有從別處來的他的外甥，還有他的什麼小舅子，而且還有雇了酒瘋子葉冒拉給他看菜園子

。你記得嗎，當我們偷蘋果的時候，葉冒拉怎樣用毒麻抽你嗎？啊哈，你那時大叫了！我那時坐在小樹叢裏想：王西迦叫的真有勁啊。一定是葉冒拉用毒麻抽他的。」

『你真不錯，』王西迦把眉頭一皺。『把我留下，自己就跑開了。』

『難道等着挨嗎？』白季迦冷靜的答道。『老弟，我好像老虎一樣從籬笆上跳過去了，葉冒拉只趕上用樹條子照我脊背上一共抽了兩下。可是你慢得像火雞似的，於是你就落到他手裏了。』

好久以前伊凡就是一個司鐵的。革命前他在普通車頭上當司機。革命到了，起了國內戰爭的時候，伊凡就由普通火車頭上轉到鐵甲車上了。

白季迦同王西迦看見過好多各種各樣的火車頭。他們也知道很高很輕很快的『S』式火車頭，這車頭拉着快車到很遠的西伯利亞地方去。他們也看見過很大的三汽管的『M』式車頭，牠能曳着很重很長的列車上山，而且還見過呆笨的倒車的『O』式車頭，牠拉着由進站的揚旗到出站的揚旗那麼長的列車。各種各樣的車頭小朋友們都見過。但是像伊凡家裏照片上照的那樣的車頭他們沒有看見過，

從來還沒有見過這樣的車頭，也沒有見過這樣的車箱。

沒有烟筒。看不見車輪。車頭上的很重的鋼窗子，死死的關着。在窗子的地方是一道很窄很長的裂口，機關槍由裂口裏突出着。沒有車頂。車頂的地方是一個很低很圓的塔，由那些塔裏伸着沉重的大砲的砲口。

鐵甲車上一點也沒有發亮的東西：沒有擦得明晃晃的黃門柄，沒有很鮮亮的油漆色，也沒有五彩的玻璃。全部沉重的，很寬的，好像緊緊的貼在鐵軌上似的，鐵甲車塗着灰綠的顏色。

一個人也看不見。也看不見開車的，也看不見帶號燈的守車的，也看不見吹哨子的車長。

在那裏邊，在護板的後邊，在鋼板的後邊，在很粗的門柄旁邊，在機關槍的旁邊，在大砲的旁邊，機警的躲着兵士：但這一切都隱蔽着，一切都藏匿着，一切都沉寂着。

沉寂一會的時候。於是不拉氣笛，不吹哨子，鐵甲車夜裏就偷偷的向離敵人很近的地方開去了，或者衝到同白軍激戰的戰場上。啊哈，那時候那要命的機關槍從黑槍眼裏打得多麼厲害啊！那時候從那轉動的砲塔裏睡醒了的有力的大砲一陣陣的轟得